

寥廓江天

寥廓江天

李清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寥 廓 江 天

李清明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寥廓江天 / 李清明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360-5427-1

I. 寥…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079 号

责任编辑: 詹秀敏 罗子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75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4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战士回到故乡

一条汨罗江把李清明与我联系在一起——他是从那一片流域走出来的，我是朝那一块流域走进去的。

在广州的一次文学活动中，他用家乡方言朗诵我的作品，就是我们相识的缘起。我们随后用方言交换问候，交换隐在方言中的情感密码。

那以后，他多次回到家乡，还曾顺道探访我的乡居。我们在库湖边散步，在山林中游走，在集镇上小饭店里喝酒，用火辣辣的方言聊着世界与人生，比如当年死在汨罗江头的杜甫，以及死在汨罗江尾的屈原。

也就是从这些谈话中，我得知他当过军人，当过商人，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成功，近年来又有一些新的身份，比如一手务虚，开始在深夜的灯光下，走进古今中外诗文中各种高贵的灵魂；又一手务实，频频在扶贫济困、支教助学、架桥修路等公益活动中留下不倦的身影。他似乎对商务和应酬有些厌倦，一心在修身与济世两件大事上另起一页从头再来。

说实话，世界这么大，他能做得了多少？能成为文学大师或者慈善明星么？恐怕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从中看到了一种汨罗江畔常见的倔强、豪爽、质朴、不服输、敢冒险、心比天高，还有一个人黄昏独步时的浩阔心境。一个湖湘前辈的墓碑上刻着：一个战士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当过军人的李清明既然未能战死沙场，那么他肯定要回到故乡的——用他毅然起

步的文字，一些在文学史中几乎注定寂寞的文字；用他无关义务的钱财和劳顿，哪怕这些付出不一定带来盛誉，反而可能惹出过程中的诸多麻烦。

他回到了这一片熟悉的土地，回到了当年的河湾、柳林、炊烟、鸡鸣狗吠，月光下苍老的乡亲，以及走向都市的新一代伙伴……当我把清明先生的新书《寥廓江天》中的这些文字读得心动，我真想走入纸面，触抚他的白天与黑夜，结识他的乡亲或战友，同他们乐在一起忧在一起甚至无聊胡闹在一起，把往日再过上一遍。那些简单无奇的日子远离财富和权位，甚至曾经苦闷得让人欲逃无计，但那就是你我再也不会重现的生命，就是一幕幕永远的消失。当你我风筝一般飘飞过千山万水之后，就会发现太多的情感仍在断线那一边，牢牢系住了梦中的往事。这样的往事是沉重的，但又让人牵肠挂肚难舍难分。这样的往事是短促的，但又让人悲怀无际和长忆延绵。

欲望是一片片新帆，总是引导你我驶向未知的天地。

情感是一张张旧照，总是引导你我重返记忆的一角。

在新帆与旧照之间，在一个个不平静的时刻，文学就向我们扑面而来。

韩少功

2008年9月于八景峒

目 录

序：战士回到故乡 韩少功 /002

第一辑 天蓝水远

怀念 /002

距离美 /006

车缘 /009

渔趣 /013

寻狗 /017

回家 /021

三座坟茔 /024

乡愁 /035

庄园梦 /041

外公的草鞋 /047

父亲 /051

“支书”生涯 /056

霸蛮 /064

河殇 /073

春潮 /078

失故园 /086

第二辑 静水深流

哈哈，毛老板 /098

德草包 /101

陈董这个人 /105

西瓜科长 /111

放风筝的女兵 /120

老班长 /128

两个战友 /134

长沙 “水老倌” /139

河南 “忽悠” /143

北京 “的哥” /149

马大哈 /153

经纬度 /158

第一桶金 /162

纸上富贵 /166

股友素描 /179

股市鸡毛 /198

第三辑 穆如清风

远近周庄 /232

我读余光中 /239

包厢里的艳遇 /245

清明 /249

第三只眼 /252

归去来兮 /256

楼上风景 /259

远山的枪声 /265

澳洲过年 /268

大山的儿子 /272

禾雀花 /275

内心的掌声 /278

近与远 /282

傻协 /285

兰歌谣 /292

遥望水乡 /296

后记：聆听花开的声音 李清明 /302

附：我喜欢写实实在在的散文——李清明访谈录 张振金 /311

跋：清明复清明 肖建国 /317

第一辑 天蓝水远



这么短的时间，充满童趣，到处都是自然和传统的家乡渐渐地消失了。沅水江畔的家乡竟然演变成了真正的故乡。我深深地知晓，我真的只能靠回忆，也只有从梦中回到故乡了。

——《失故园》

怀 念

叔叔死于十年前的一个冬日。

他是因突发性疾病死亡的。去世时身边无一个亲人和朋友。地点是在浩渺的洞庭湖中一处长满着芦苇和柳树的湖洲上。其时，他正为公家负责看管上万亩待收割的芦苇。

好心的收苇工人辗转将音讯传到我家时，离叔叔去世已半月之久了。这时的叔叔已被好心的民工们用芦席卷着草草地浅葬了。

父亲和亲人们带着棺材，驾着机船赶到叔叔的死亡之地，是第三日的深夜。

父亲后来告诉我，就在他睡意朦胧之时，叔叔竟满脸痛苦地走进了他的梦中，叔叔说，明日你们开棺时，一定要将我的右手从我胸口上拿开，民工们葬我时没注意，让手压着我的胸口，我很不舒服……原谅我不跟你们回老家了，我就留在原

地……父亲当时就汗淋淋地醒来了，叫醒了同睡在一个房间的大哥和一个年纪只比我大哥大十多岁的叔祖父，将梦况告诉了他们。开始他们都不相信。最后还是叔祖父说，情况如何，明日移棺时就清楚了。

次日，父亲扒开覆盖在叔叔身上的草席，果然发现叔叔的右手压着胸口……

父亲和叔祖父原打算将叔叔的遗体运回老家，归葬在祖坟里的。见此情景，大家都不再言语，只好遵照叔叔的梦嘱，将他老人家就地安葬了。叔叔的安葬之地，正处苍茫的洞庭湖中两条流水的交汇之处，湖水长年的冲积而形成了一个高出水平面许多的自然山丘。

父亲为了将来方便寻找，顺手砍来一根手臂大小的柳枝，栽扦在叔叔的坟前。

光阴荏苒。我无时不在思念着曾经疼爱我的叔叔。十年后的冬日，我在叔祖父、父亲和大哥的陪伴下来到了叔叔的坟前。

物是人非。叔叔的长眠之地已是芳草凄凄，苇林萧瑟，唯有当初父亲随意栽扦的柳枝，已长成了蔽日大树。坟前的流水仍旧不舍昼夜，缓缓东流。

祭祀过后，我叫父亲他们上船休息，留下我一人端坐在坟前静静。我点燃一支香烟，思绪随着袅袅的烟雾，漂湖越水，绵绵不尽……

叔叔和父亲从小相依为命。父亲七岁死爹，三岁死娘。祖母病逝时，叔叔尚在襁褓。据说，祖母装殓之时，叔叔饥饿得

哭趴在祖母的跟前，扯扒祖母的上衣吸奶……那一幕，让在场的乡亲们纷纷转过身子，不忍卒看……

从此，叔叔和父亲开始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辛酸人生。

也许是生计所迫，加之长年生活在洞庭湖边，近山识鸟音近水知鱼性的缘故，叔叔从小就练就了一手抓鱼捉鳖的绝技。

那时，八百里洞庭水乡到处都是野生的水鱼、乌龟和黄鳝。叔叔只要随意从水塘、湖泊边走过，便能辨别此地有多少鱼鳖，甚至连大小、公母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他还能徒手从几米深的湖水中将十多斤重的野生水鱼捉拿进篓。上初中时，我因故中途辍学，曾挑着一担装鱼的竹篓跟着叔叔生活过一段时日。叔叔在前面抓，我便在后面捡，常常是不到半日，我便挑不动满篓的鳖爷、龟孙和滑溜溜的黄鳝了。

叔叔抓来的水产品从不独享。每次，叔叔总是要将收获所得，用来帮助当时尚未完全解决温饱的乡里乡亲。

叔叔有自己的理由：既然我的技艺和收获都是上苍所赐，必须取之于天而用之于民。

所以，叔叔虽然身怀绝技，但常常居无定所，袋无隔夜之粮。这也是叔叔一辈子孤身一人的重要原因。

在我众多的兄弟姐妹当中，叔叔对我最好。他也曾想收我为徒，将其抓鱼捉鳖的绝技传授给我。后来，当他发现我对看书写字的兴趣远超抓鱼捉鳖，就只好作罢。但每次碰到叔叔，只要我伸出脏脏的小手，叔叔总会左掏右摸，从身上或篓底找出残留的两分、五分的钢镚，或一角、两角卷起了毛边的纸币

给我，让我到小食店买一小包兰花豆、几块红姜或两根棒棒糖解馋。

严寒的冬日，我常因双脚冰凉无法入睡，叔叔就会让我将双脚伸进他温暖的怀中。叔叔的体温，我至今无法忘怀。为此，在亲戚中就曾引发过一段小小的插曲。那是我刚开始拿工资不久，每到逢年过节我总会给叔叔、舅舅等至亲们寄去一百、两百元不等的孝敬钱。寄给叔叔的钱总会比别的亲戚要多，时间一久，便有亲戚把情况反映到了父母那里。父母几次提及，我便说起了叔叔小时候经常给我零花钱和疼我爱我的点点往事。亲戚们听了母亲的转述，便再也不吱声了。当然，随着自己慢慢地长大和思想境界的不断进步和超越，我也曾为自己的小心眼不安和自责过。

然而，对叔叔的报答竟是那么短暂，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

孤帆远影，沙鸥低吟。叔叔，侄儿来看你了，您听到我的呼唤了么？您的慈爱，您质朴的人生观，您的点点滴滴，就如同您坟前的柳树，一直根植在我的心田。

长天无语，江水默然……

我噙满泪水用力地捶打着叔叔坟前的树干，洒下的只是一片片枯黄的树叶，那是我的悲伤与惆怅，以及无穷的思念。

距离美

我一直认为距离很美，因为距离可以产生想象。

自己脸上开始长青春痘时，觉得村支书的女儿最漂亮。她是我学校的同桌，只见她整日穿着花衣裳，扎着两只羊角小辫，蹬着皮凉鞋，整日蹦蹦跳跳，像个快乐的公主。不像我们平民百姓的孩子，上初中了，还打着赤脚，穿着哥哥、姐姐的旧衣服，背着打满补丁的书包上学。

当兵走出乡村后，我还真的几次梦见过村支书的女儿，写好了给她的问候信却不敢寄出去，只好偷偷地压在枕头底下。有几次还真的将口水流到了枕巾上，被一同入伍的战友笑了好多天。

八年后，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第一次回到老家时，我很是渴望见到村支书的女儿。我看过父母，骑着单车，怀揣着两包水果糖有些心急火燎地赶到村头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了：只见村支书的女儿满头草屑坐在家门前的台阶上奶孩子……望着脸色有些呆滞，胸脯一高一低还明显有些湿印的梦中美人递来的茶水，我竟有些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结果半个月的探亲假，我在家只呆了一个星期，陪父母过了一些时日，便悻悻地返回了部队。

情窦初开了，我觉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兵很美。

那时，我正在基层的团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经常需要通过部队的长途台与广州、北京的部队新闻单位用电话传稿。一来一去，便在电话中“认识”了一位在北京长话连服役的女话务员。女电话兵操着标准的京腔普通话，不厌其烦地帮我接转电话，还不时巧妙地指导和纠正我那不标准的辣椒普通话。遇上她值班电话不忙时，还偶尔会将电话打到远隔千里的团部找我。当时几千人的野战团队，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和尚”，鲜见女兵的身影和声音。每次女兵来电话，团里总机班的老乡总是拧开扩音器让我俩通话。好让大家享受一次免费的“声音会餐”。后来，女兵听说我正在复习考大学，又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上北京的王府井书店给我买了一大堆复习资料。临考前，她夹在信中给我寄来了一朵“五瓣丁香花”。她说：“北京香山的丁香花的花朵一般只有四瓣，谁要是能见到五瓣丁香一定会心想事成。我有幸采撷了幸运之花，但我愿意将它寄给你，祝你心想事成……”

不久，我果真如愿地考上了大学，也倍感北京的女兵不但声音美，心灵更美。

大学毕业后，我利用一次上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一个警备森严的总部大院里见到了梦中的女兵。

女兵没有我想象的漂亮。加之超期服役的她，父母已在北京给她联系好了工作。我也因学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基层连队任职，事情多了，条件也更为艰苦……我们的联系便慢慢中断了。

后来因爱好文学，又觉得能把生活和感情，通过细腻的文字进行描绘的文学女青年很美很美。她们或矜持、或含蓄，将小说写成优美的散文；她们或豪放、或粗犷，将男女之情、两性之爱尽情挥洒；她们还是写故事、编故事的能手，心细如发，点石成金……

然而，每每当我提及她们的美，道中的朋友却不以为然。说她们总是生活在梦中，不愿回到现实；还说她们忧郁敏感，思想激进……

对此，我虽有过疑惑，有过惘然，但却一反常态，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不想走得太近、看得太清。生活已经让我明白，距离美远比结果美要好，有时见面不如怀念。

生活真是位哲学大师，有些道理只有经历过了，方才慢慢明白。

车 缘

少年无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在湘北农村的我，所见所闻均是勤劳的长辈们为生计而奔波，为一日三餐而忙碌，很少见到更多的喜庆和笑脸。

让年少的我及伙伴们感到新奇和兴奋的，竟是村里买回来的第一台四轮东方红牌拖拉机，那种感觉决不亚于现今在电视里看见杨利伟、费俊龙和他们的“神五”、“神六”上天揽月。更有趣的是，住在我家隔壁年逾花甲的何爹，孩子似的以一个煮鸡蛋的奖赏硬是叫我扶着走了五里多路，陪他老人家将四轮拖拉机抚摸了几遍，还叫我找来一把青草亲手塞进拖拉机的机头。见铁牛无言，何爹不停地嘀咕：“这就怪了，这铁牛跟家里的水牛何解不一样，只喝水不吃草呢?!”

铁牛进村把我们一帮放牛娃的生活搅得乱了套。我们除了